



风浪

FENG LANG

风浪

(短篇小说集)

《风浪》编辑组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成都

风 浪

《风浪》编辑组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36 千

1976 年 7 月第一版 197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10118·69 定价: 0.47 元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翻案不得人心。

目 录

第五一六期	张仲炎	(1)
彩虹	张洪海	(17)
刺姑娘	李裕民	(54)
千丈风雨	朱启渝 时新荣	(77)
胸怀	陈仲文	(102)
擎天塔	熊习伦	(115)
一张课程表	卢正体	(132)
桐子花开	陈德忠	(155)
夜校灯火	吴子文 杨玉仙	(174)
青山行	唐炳国	(195)
雪鹰	张德明	(215)
后记		

第五一六期

张仲炎

1

盛夏的中午。

县委门前笔直的公路两边的梧桐树，被火一样的太阳烤得低下了头。就连分外迷恋炎夏的蝉，这时也躲在树枝上，只是懒懒地叫唤着。可在县委机关主楼前的水泥坝上，却象墙一样密密麻麻地立着几层人。人群的最前边，一个魁梧的汉子正往墙上贴着大批判专栏的稿件。他的身后，精精神神地站着一个递浆糊刷，穿红背心的小青年。

两人忙乎了一阵子，一行红亮亮的通栏大标题展现在人们眼前：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好！

这时，那身胚魁梧的汉子转过身来，他年岁五十挨边，

一副略显瘦削的方脸盘有棱有角，线条刚毅，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着青年人一样充沛的热情，又透着老战士犀利的目光。这人是县委的老司机，名叫魏江山。从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起，他就是驾驶员。只不过，那时他驾的是“马”，跟着第一任书记随鞍驰骋当警卫员。后来县里配了小汽车，就当上了头一任司机，一直干到如今：小车由一辆变为五辆，人也由“小魏”变成“老魏”啦。因为小车班有三个师傅都姓魏，大家为了不喊混，独独尊称他为大老魏。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搞革命大批判很积极，主编的小车班大批判专栏已经办到了第五五期，于是大家又赠与他一个美称：魏批判。

围着的人们边看边议论：“写得好！尖锐！”“有人对老中青三结合就是有抵触！”“魏批判主编的专栏向来不是空对空，带劲！”可是也有人担心地说：“哎！针对性太强了。‘枪打出头鸟’呵……”

大家正在议论的时候，一个穿白的确良衬衣，五十岁出头的人跨进了县委大院。他一眼看见了墙上醒目的专栏，带住脚步，迟疑了片刻，然后，一甩手，迈着方步走了过去。人丛中有人悄声说：“来啦，书记来啦！”有人还故意给他让出条路来。只见他上前扫了一眼批判文章的小标题：《谁说青竹扁担难挑千斤？》《警惕有人扼杀新生事物！》先前还比较平静的脸上，忽地皱起眉来，他手一甩，扭头走了。

“刘为裳同志，看看咄。这是我们对当前县委工作的一点意见。”大老魏浑厚的四川话里明显地带着北方口音。

“嗯，时间长呵，学习的机会多哩。不过，你们也要留

心当前的形势，不要把大方向搞错了。”说罢，他愤然地朝办公室走去。

“这是什么态度？”穿红背心的小青年嚷了起来。他叫小老魏，大批判专栏的美术编辑。

围在专栏跟前的人们大都是县委机关的干部，叫小老魏这一嚷，回想着刚才刘为裳的神气，心里反而高兴起来，都觉得这五一五期很有分量，戳到了疮疤，因此不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人才感到痛啦。

还在前天，县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刘为裳召开了个紧急常委会。会上研究决定了两条：一是把山泉公社重新定为县委抓的点；二是把“十大”后提起来的县委副书记汪江挂职下放到山泉。照刘为裳的说法是：“要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先得把一个公社搞好，一步一步地取得经验。这就叫‘循序渐进’。”

汪江挂职下放的消息，象一阵风似地传遍了县委机关。有人说：“对，理应如此，楼梯要一步一步地爬。”有人惋惜：“哎！只因年轻气盛，不然哪会……”有人“嘿嘿”两声，嘴角边滑出个不可捉摸的笑容……“这是为什么？这不是排斥打击新干部吗？”更多的人凭着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培养出的敏锐的政治嗅觉，辨别出了其中不正常的气味。大老魏一劈手，毅然说：“远远不止这一点。扼杀新生事物为了什么？那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啦！”

对汪江这棵挺拔的小青松，大老魏是很熟悉的。他亲眼看见她在文化大革命的喜雨中长成了“材”。现在，有人依

然珍惜她，给她培土浇水，可也有人恨不得给她“三板斧”。这是为什么？阶级斗争嘛，两条路线在展开搏斗呵！大老魏这会儿望着刘为裳胖呼呼的身子闪进了县委会议室那幢带台阶的平房，胸中滚动着一团火。他也十分熟悉刘为裳，因为文化大革命前，他给当时的这位第一书记开过几年小车。尽管刘为裳从未正眼瞧过他，大老魏可是一一直在观察研究他这个领导：在自己接触的上级中，刘为裳象谁？都不象。他总觉得这人心术不正，作风不正，气味不正。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老魏认真地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又细心地通看了革命群众揭发刘为裳的材料，特别是解剖了刘为裳在山泉公社亲自抓的那个对抗农业学大寨，复辟资本主义的样板，他明白了：刘为裳象谁？当然不象党的干部，因为他是一个醉心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大老魏在县委大院里贴出一张火药味浓得呛人的大字报：《走资派的活标本——刘为裳》。登时轰动了整个机关。后来，刘为裳虽说被补进了新成立的县委领导班子，可他三天两头跑医院，老是逢人就讲：“哎，这几年教训深刻，教训深刻呀！”什么教训呢？难道说小病大养、见困难就溜，这就是他的“教训”吗？大老魏总感到这个人肚子里憋着一股邪气，在跟新生的红色政权展心劲。

奇怪的是，近来这位书记突然恢复了“健康”，表现出很有个“敢字当头”的样子！

昨天下午，大老魏刚出车回来，就碰上了满脸喜色的刘

为裳和那个下巴溜溜尖的易均瞻。两人边说边比划地走了过来。易均瞻四十来岁，是刘为裳的“可靠根据地”——山泉公社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前，刘为裳在那里蹲点，亲自执笔写了好几篇文章，登在报上头版头条的位置。虽然后来革命群众说他在山泉搞的是“桃园经验”，文化大革命中还把他拉到山泉批判过两次，可他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就利用职权把有严重问题的老部属易均瞻扶上了台。他还对易均瞻说，山泉是他寄托了个人理想的地方，因此一定要拚老命把山泉的生产搞上去，叫山泉重放光辉，叫大家看看他刘为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而他在常委会上极力主张把汪江放到山泉去，也就有个显示一下他的力量的意思：甭，山泉会改造她的，易均瞻会把她的棱角磨光的。这时，刘为裳见了大老魏，笑了笑，尖刻地说：“咳，老魏呀，明天汪江同志要走，去送送你的战友嘛，唉？”大老魏听他把“战友”二字咬得特别重，望也没望他一下，用力蹬了下油门，汽车“呜——”地一声从刘为裳身边冲了过去，腾起的烟雾，淹没了他和他夹着的皮包。

今天一大早，大老魏确实去送了汪江。黄昏时分，他才跨着大步走了回来。一路上，他的耳畔老响着汪江这姑娘当当响的话声：“老魏叔，你常说，‘行船不怕水，打铁不怕火，干革命要勇于斗。对那些搞歪门邪道的，在机关我要对着干，到了山泉我也要对着干。’他放心了。心里想：是啊，跟还在走的走资派就是要对着干！回来后顾不上擦个脸，他就跟小老魏几个人讨论开了。苦战了一个通宵，今天

中午，就把第五一五期大批判专栏拿出来了。

这阵，围着专栏的人们，议论得更热烈了。太阳光直射着坝子，水泥地冒出了一股股透明的青烟。躲在树上的蝉，散翅耷须，干脆不叫了。人们揩着汗，擦着脸，一会儿对这篇文章点点头，一会儿对那篇稿子中的某一段话赞不绝口。

小老魏正提着浆糊桶，认真地望着大家——他这是跟大老魏学的，要看看人们的情绪，要听听读者的反映，因为他还要为下一期的专栏准备刊头画哩。忽然他漆黑的眉头展开了，溜圆的眼睛张大了，呼吸也显得急促起来，他看见站在群众之中，约莫高出半个头的大老魏，此刻头上热气飞腾，脸上汗粒晶亮，两只眼睛里闪射出犀利的光芒……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催促着他：把这样一个战斗的工人形象画下来，作为下一期的刊头，多棒，多合适！

2

会议室里，套着蔚蓝色布罩的沙发靠壁摆了一圈。每张沙发前都放着一个条形茶几，上面是一溜细磁茶杯。刘为裳这阵正躺在靠西的长沙发上闭目养神。自从县委第一书记因病住院，他主持县委工作以来，就叫办公室收拾出这间会议室，让自己在这里听汇报，处理问题。

这间宽大的屋子，刘为裳是颇有感情的。文化大革命前，他一家五口就住在这幢漂亮的小平房里。那时，这间屋

是他陈设精巧的会客厅，也是他怡然自得的休息室。文化大革命中，刘为裳靠了边，他家搬到了机关家属宿舍，这一幢平房就改成了县委的会议室。他重新站出来工作后，每次走进这间会议室，一种怀旧的感情禁不住油然而生。记得当年的刘为裳，年纪不到四十，由于保养有方，看起来只象三十挂零，是地区最年轻的县委第一书记，同级都喊他做“小伙子”。他很乐意这个称呼，觉得称呼的本身就意味着年轻有为，前程似锦。省里有个负责同志也很赏识他，夸他是员“儒将”，嘴上笔下都来得，还在私下隐隐约约透露过，不久就要让他负责更多的工作。总之，那时的刘为裳满面春风，踌躇志满。可惜，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全乱套了。他卖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拚命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一系列严重错误，统统被一张张革命的大字报揭露了出来，他慌了手脚，又暗中策划，企图重新挑起群众斗群众，把水搅浑，保自己过关；但一次接一次的批判大会，象滚滚的革命洪流，迅猛地冲垮了他设下的所有堤防，末了，只得低头认输，痛心疾首地向广大革命群众作了几次检查。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按照政策办事的，后来还是解放了他，并且让他站出来工作。可他却长期耿耿于怀，特别是对大老魏、汪江这些人，简直是看做眼中钉，一有机会，就想较量较量，把曾经“干扰”了他的前程，阻碍他实现修正主义政治愿望的这些“极左派”统统打下去。近来，刘为裳敏感到政治气候有变化，他心里痒痒的，是杀出去的时候啦！不过，眼前最紧要的，是“整顿”县委领导班子，把汪江这颗造反的钉子

拔掉，然后……刘为裳想到这里，闭着的眼睛兴奋地睁开了来，恰好看见掀门进来的秘书。

“刘书记，易均瞻刚打来电话，问化肥的事，说群众意见大，他着急哩。”

“给农水局摇个电话，下批化肥照顾他们二十吨。嘿嘿，急啥！给山泉一个‘额外加餐’，叫群众知道县委关心他们。”

“另外，现在就叫大老魏来吗？”秘书又问。

“不，等十分钟见他。”刘为裳摇摇头，眼睛又闭上了。

提起大老魏，刘为裳头皮子都发疼呵！

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汪江调走了，还是安定不下来。看来，不光班子要“整顿”，机关也要“整顿”；不光当头头的要挂职下放，对一般人员也得采取措施。不然，象大老魏这号人，尽抓住汪江下放的问题做文章，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给你扔出几块大石头，把局面搞得乱翻翻的。目前，一般人员中要“整顿”的，自然，首先该突出大老魏了。

刘为裳记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当一群红卫兵小将来到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的县委机关“点火”时，就是这个大老魏，竟敢无视他刘为裳在县委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宣布的“不准介入”的纪律，走上前用他宽厚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小将，在县委大院主楼的墙壁上高高贴起了一幅醒目的大标语：“向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当时，刘为裳感到那几个字象把针扎在他的心尖上，登时忘记了平

常的“修养”，声嘶竭力地叫喊：“这是反党行为！”还挑动一些人围攻这帮小将，甚至紧衣扎袖，准备大打出手。正在这个一触即发的当口，突然一阵喇叭响，旋风般地开过来一辆小车，趁人们急忙散开之际把小将接走了。那开车的又是这个大老魏。刘为裳气急败坏之余，立即查阅了大老魏的档案，只见上边写着：工人出身，一九四八年参军，一九四九年入党，作战勇敢，工作积极……他皱皱眉头，档案上既然做不出文章，就只好抓“现行活动”了。于是亲自主持了对大老魏的揭发批判大会，勒令大老魏当众检查自己的“反党行为”。没想到，这个摇船打铁出身的司机，正气凛然，毫无惧色。大会开到中途，竟让他左右了局势，反而把矛头转向了他刘为裳，闹了个惹火烧身！往后，刘为裳对大老魏一直十分留心，认定这是一块特殊的钢，烧不化，砸不扁，谁抓住了谁不好办。不过，当下要在一般人员进行“整顿”，不好办也得办呵！

想到这里，他又睁开了松泡泡的眼皮，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身高体壮的大老魏走了进来。

“坐，坐，老魏！”刘为裳身子撑起一半，把声音装得很亲热。

大老魏面对刘为裳坐了下来。他心里很清楚，车行有辙，车过留声嘛；刘为裳让他来谈话当然是有目的的。

刘为裳脸色特别平和地说：“老魏，我找你来随便扯扯。”他似乎很有兴致地同大老魏拉起了家常，从大老魏的父母一直问到孩子、老婆。当他听说大老魏的爱人至今还在老家河

北农村时，刘为裳满脸歉意：“老魏呀，怪我太官僚，不知道你和老伴依然身居两地，老同志了嘛，该照顾照顾啦！也不要紧，我给他们打个招呼。”

大老魏微微一笑，他看到刘为裳似乎还不愿摊牌，就故意喊了一声“刘书记”，站起来说：“还有什么事，我要出车哩”。

“再坐坐，老魏。关于你们的专栏，嗯，我是很感兴趣的。听说六八年县革委成立那时候就办起来了，一直坚持到如今，很不容易呵。怪不得同志们都喊你是魏批判，真是名正言顺哩。”

“你感兴趣，那很好啦。哈哈，可见我们的专栏起了点作用。”大老魏笑起来。

“不过，老魏，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内容上，我看还有不少地方值得斟酌斟酌。”

“是呵，读者也是一分为二的。”大老魏又笑起来了，“我们很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明人还用重话吗？老魏呵，你是老同志啦！现在上面的精神是什么？你可吃透了，唉？对照对照你那些批判文章，我说得直一点，就是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水平上，一味的冲冲杀杀，还要提防什么秋后算账，这……”

“不对！”大老魏打断刘为裳的话说，“照你的说法，现在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了？可是，你抬眼看看，资产阶级已经把刀架在咱工人阶级的脖子上啦。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好啦，好啦。我不谈理论，还是说说实际问题……我知道你们对汪江的挂职下放有意见。”刘为裳插断对方的话，两手一摊说，“这事，我可以给你交个底，那是贯彻执行上面的指示。其实嘛，青年人一下子提上来，没有经验，缺乏才干，下去跑跑也是大有好处的。”

“说到经验和才干”，大老魏挺起腰板，逼视着刘为裳说，“如果你不健忘的话，你应该记得，在解放你的大会上，你谈到新干部对你的教育，给新干部总结了八个“最”，什么最善于联系群众，最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现在怎么样呢？八个“最善于”变为“最不善于”了。这是汪江变了还是你变了？刘为裳同志，我倒要请教请教你啦，是你当时说了假话，还是现在露出了真心？”

这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讲起话来就象他写的批判稿一样鲜明、尖锐、深刻。刘为裳真难以对付呀！他的额头上，汗珠冒了一层又一层。过了好半晌才说：“魏江山同志，此一时彼一时嘛。”

“不对。时间变了，马列主义的原则不能变！”大老魏凛然地说，“你对新干部的态度，正好反映了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你说话出尔反尔，正好说明你不光明正大。”

“哎呀呀，我不得不提醒你了，”刘为裳故意叹了一口气，“你还是一个党员嘛，看看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还站在派性的立场说话啦。”

“哈哈，”大老魏针锋相对地说，“无产阶级是一派，资产阶级是一派，你倒要考虑考虑：你到底站在哪一派

去了？”

“魏江山，早该给你泼一瓢冷水啦。”刘为裳再也按捺不住了，“你的极左思潮已经在县委，乃至在全县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咳，你要明白嘛，你是在党的机关工作，再这样闹下去，恐怕就得考虑你……”

大老魏听着刘为裳的话，懂得“考虑”后头藏着什么，轻视地盯了他一眼，然后脸色严肃地说：“我在你身上已经闻不到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相反，我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哪里，看到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的卑鄙表演。要说我的党性不够，就是跟你斗争还不够。作为一个党员，对搞修正主义的，只有誓不两立，斗争到底！”说罢，咚咚咚地迈大步跨出了会议室。

刘为裳气得猛地站起身来，又重重地跌下去，深深地陷在蔚兰色的沙发里。

3

刘为裳变着法子，把大老魏提升到县运输队当队长已经一个月了。

县运输队，本是全县的“老大难”，有名的“马蜂窝”。刘为裳心想：如果大老魏去后仍然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那就来个移花接木，把罪名安在他身上，乘着当前“整顿”这股风，将他撤下来，然后调到偏僻的山里去。不料，事与愿违，只几天功夫，运输队大变样，队的领导班子来个开门